



Jack London

杰克·伦敦文集

铁蹄

吴劳 鹿金 译

杰克·伦敦文集

铁 蹄

吴劳 鹿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蹄/(美)伦敦(London J.)著;吴劳,鹿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8
(杰克·伦敦文集)
书名原文: The Iron Heel
ISBN 7-5327-2761-0
I.铁... II.①伦...②吴...③鹿... III.长篇小
说-美国-近代 IV.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388 号

Jack London

THE IRON HEEL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铁 蹄

[美] 杰克·伦敦 著
吴劳 鹿金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875 插页 5 字数 208,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761-0/I·1605

定价: 27.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 本 序

公元二十七世纪,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松诺玛县格仑·埃仑一棵空心的橡树中发现一部手稿,作者为加州伯克利大学物理学教授坎宁安的女儿爱薇丝。她在这部回忆录中描述工人阶级出身的美国社会党人欧内斯特·埃弗哈德如何于一九一二年二月闯进她宁静的大学生生活,在教授家几次晚宴上,欧内斯特同在座的主教、学者、大资本家、中产阶级小业主们展开辩论,使她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那一年秋季大选中,社会党取得空前的胜利,欧内斯特也当选为国会议员。随后各国社会党发动反战总罢工,美国的财阀阶级建立起专制的寡头政权(欧内斯特称之为“铁蹄”!),把工人组织各个击破。社会党人转入地下,爱薇丝这时和欧内斯特已结为革命夫妇,她潜伏到格仑·埃仑的一个山洞中,通过同志们和忙于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的丈夫秘密联系。一九一七年秋,革命被迫提前发动。铁蹄早作好了准备,设下圈套,孤立芝加哥的起义群众,并把预定在各地同时响应的社会党人都镇压下去。直到一九三二年春,就在“二次革命”快准备成熟之际,欧内斯特被捕并被处决。两个月后,爱薇丝在山洞中等待革命爆发,开始撰写这部回忆录。

杰克·伦敦于一九〇七年发表长篇小说《铁蹄》，就以这部他虚构的《埃弗哈德手稿》作为本文，并假托二十七世纪中有位学者安东尼·梅瑞狄斯为《手稿》写了篇前言，说明“二次革命”也以失败告终，铁蹄横行了三个世纪之久，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终于占了上风，人类才进入“大同世界”，所以该学者在前言末写上了“‘大同世界’四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日期！

伦敦在他创作生涯的颠峰时期，以小说家的才华和革命者的热情，精心构思了这一幅世界革命的蓝图，自以为采用了流行的惊险小说的形式，可以成为畅销书，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但是事与愿违。《铁蹄》发表后，当时的书评家多数表示不喜欢，连社会党人也有意见，因为他们主张走议会道路，反而责怪伦敦鼓吹使用暴力手段。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并不像他预言的那样。一九一七年在美国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倒是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薄弱环节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处于劣势的关头，发生了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共和制度，而同年十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夺取了政权。在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伦敦的作品博得评论界的赞美，引起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人的共鸣，伦敦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而《铁蹄》也被尊为革命文学的杰作。

但是伦敦已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死于尿毒症（当年有说因服用吗啡过量而死，故有自杀之嫌），终年五十岁，留下了整整五十部作品。他也不知道列宁早在一九〇二年发表的《做什么？》一书中就拟订了一个革命政党的组织和活动的纲领，从而一步步地走向胜利。但是，随着社会党国际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市场而引起的大战中公开分裂，美国社会党越来越丧失斗志，伦敦才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七日，公开发表退党书。这说明他到死还是忠于《铁蹄》中所阐述的阶级斗争道路的。

长期以来，英美经常重版的是伦敦笔下的《野性的呼唤》、《白牙》等北方故事和南海故事，长篇传世的主要只有《海狼》和《马丁·伊

登》。而且主要是小开本的纸面本,以广大的青少年读者为对象。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国评论界开始全面地重新评价伦敦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不少专著、传记相继问世,而《铁蹄》的文学价值也被充分肯定,认为是利用通俗小说的体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典范。

杰克·伦敦出身贫苦的下层,靠发奋自学成才,这在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中有细致的描写。但是马丁身上只体现了达尔文学说(通过斯宾塞的著作)对他的影响,而另一种影响他一生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则成为《铁蹄》主人公欧内斯特·埃弗哈德的主导思想。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两部小说看作姐妹篇。作者有意识地把自己一生的两大活动,创作活动及政治活动分别由这两位主人公来承担。他把自己的政治抱负都赋予了欧内斯特·埃弗哈德,特意通过这个源出德语、意为“严肃认真”及“永远坚强”的姓名来突出他,并且让爱薇丝亲切地称他为“我的鹰”。看来伦敦本人由于文学方面的成就而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生涯,只能把满腔热情给予他笔下的这个理想人物了。无怪伦敦对这两部小说特别钟爱,尽管当初出版后都曾被评论家及社会党所误解。今天,我们可以较客观地作出评价:为了全面理解伦敦的为人和文学成就,这两部小说应在必读之列。

十九世纪后半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垄断资本家及工商业巨子,当时在美国被称为“强盗豪门”(Robber Baron)。社会上的两极分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一方面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处在饥饿的边缘的广大劳动人民。有压迫必然有反抗。在沙皇制度的淫威下,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采用了暗杀沙皇的过激手段,但并不能阻止强大的国家机器于一九〇五年把俄罗斯革命葬送在血泊中。失败后,流亡的革命者到了欧美等国家,伦敦正是在这革命的低潮中开始构思写作《铁蹄》的。他去世后,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全世界的革命者以新的希望,认为社会主义不再是空想,可以在一代中在一个国家中建立,甚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国际社会左翼政治

力量再度进入低潮。从杰克·伦敦发表《铁蹄》到今天,快一百年了。在这新世纪初,今年六月七日,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世界论坛”上,几位有关的专家对今天的“世界的左翼”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有人指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共产党在西欧的社会基础急剧萎缩,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立足点。传统产业工人目前在发达国家只占人口的5%以下。尽管有许多工薪劳动者按其社会经济地位理应属于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自我意识却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①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在这些国家中往往和右翼政党此起彼伏地轮流执政,所以可以说“社会党仍旧是世界的主流政党和重要社会力量”。^②在那些代议制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中,国家领导人的更替能按宪法规定和平地进行。即使在由两大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的美国,也不大可能再出现《铁蹄》中那样严重的阶级对立,以致革命者不得不采用武装起义来对付反革命暴力。今天,国际大家庭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逐渐成为共识。对于反政府的暴力行为,尤其自“9·11事件”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国家利益为重,纷纷谴责为“恐怖主义”。关于这一点,伦敦早有警惕。他在《手稿》末一章“恐怖主义者”中,借爱薇丝之手,作了恰当的批判:“不少同志泄了气,他们采取恐怖手段来报复了。他们的希望受到了挫折,使他们自暴自弃、不顾死活。不少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恐怖组织成立了,给我们平添了不少麻烦。这批误入歧途的人毫不顾惜地牺牲自己的性命,时常会使我们自己的计划出岔子,妨碍我们的组织工作。”

本书原名为“The Iron Heel”,直译该为“铁脚踵”。一九二九年我国第一个译本就是以《铁踵》为书名的。整整五十年前我们翻译本书时,考虑到作者用“The Iron Heel”这个名词来称呼以暴力镇压革命群

①② 引自“世界的左翼,你们怎么办”一文(《世界知识》2002年7月1日,第13期,第28—29页。)

众为能事的垄断资产阶级政权,因此不妨用中文中比较浑成的“铁蹄”来表达。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由平明出版社初版印行后,曾有读者来信询问为什么不直译为“铁踵”,记得当时也是这样回答的。

译 者

二〇〇二年八月六日

铁
蹄

序 诗

第一幕，世界是个阴风惨雾的舞台，
一幕幕的换景简直叫你心腻。
可是别着急。在第五幕，我们的剧作者
会阐明这出狂野的戏剧的意义。^①

① 该诗名《戏剧》，为英国诗人丁尼生所作，见诗集《蒂迷特女神及其他》（一八八九年）。——译者

前 言^①

《埃弗哈德手稿》说不上是份重要的历史文件。照历史学家看来,这部手稿中有很多错误——不是史实的错误,而是解释的错误。我们今天隔着爱薇丝·埃弗哈德完成她的手稿以来的七个世纪回顾当时,那些她感到迷惑而茫然的事件以及事件的意义,都清清楚楚了。她缺乏正确的视角。她太接近于自己所写的事件了。不仅如此,她当时和自己所叙述的事件融为一体了。

然而,作为一份私人文件,《埃弗哈德手稿》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但是这里也存在着视角的错误,以及由爱情的偏见所造成的瑕疵。然而我们不禁微笑,并且原谅爱薇丝·埃弗哈德根据英雄的造型来塑造她丈夫的形象。今天我们知道他并不那么顶天立地的伟大,他在当时的事件中的地位也没有手稿要我们相信的那么了不起。

我们知道欧内斯特·埃弗哈德是一个稀有的强者,可是并没有他妻子所想像的那么稀有。说到头来,他不过是世界上许许多多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革命的英雄中间的一个;虽然,话得说回来,他干了些不平凡的工作,尤其是在发展和解释工人阶级哲学这一方面。他用的名称是,“无产阶级科学”和“无产阶级哲

学”，在这里他暴露了他自己思想的褊狭性——然而这是个时代的缺点，当时谁也免不了。

且回头来谈这部手稿。它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传达给我们那个可怖的时代的感受。关于那些生活在一九一二到一九三二年这一段大动乱时期中的人们心理状态——他们的错误和无知、他们的疑虑、恐慌和误解、他们关于伦理的谬见、他们的强烈的激情、他们的难以想像的卑鄙和自私——我们再找不到更生动的描写了。这一切，生活在这个开明世纪里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事是这样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告诉我们这些事为什么是这样的；但是历史、生物学和心理学并不能使这些事栩栩如生。我们把它们当作事实来接受，但是我们对它们并没有共鸣的了解。

然而，当我们阅读《埃弗哈德手稿》的时候，这种共鸣就油然而生了。我们走进了好久以前在世界舞台上演出的那场戏剧中的演员们的心灵，他们的思维过程也一时成为我们自己的思维过程了。我们不但理解爱薇丝·埃弗哈德对她那位英雄型的丈夫的爱情，并且像他在那些早先的日子里一样，也感觉到那个寡头政权的模糊而可怕的魔影在愈来愈近。我们感觉到“铁蹄”（这名字起得真好）正在踩下来，要粉碎全人类。

我们且顺便提一下，这个历史性的名词，“铁蹄”，是欧内斯特·埃弗哈德第一个想出来的。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份新发现的文件所阐明的唯一的悬案。在这以前，只知道这个名词最早出现的地方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中出版的、乔治·密尔福特所著的那本小册子，《尔等奴隶》。这个乔治·密尔福特是个不见经传的鼓动家，关于他的事迹什么也不知道，除了从这部手稿里所得到的这一点：他在芝加哥公社中被枪杀。很明显的，他曾经听到欧内斯特·埃弗哈德在某次公开演讲中应用过这个名词，极可能就是当一九一二年秋天他竞

① 这篇前言实际上是伦敦自己写的，他假定七百年后有一个名叫安东尼·梅瑞狄斯的学者，在发现这本《埃弗哈德手稿》后，替它写了一篇前言，并且在手稿上加了不少详细的脚注。——译者

选国会议员的时候。我们根据手稿,知道埃弗哈德在一九一二年春天一次私人晚宴上就应用过这个名词。不用置辩,用这个名词来称呼寡头政权,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场合。

那个寡头政权的崛起,在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心目中,会永远引起暗暗的诧异。其他重大的历史事件在社会的进化过程中都有它们一定的地位。它们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肯定地预言它们的来临,就像今天的天文学家预言星球运动的结果那样的肯定。如果没有这些其他的重大历史事件,社会就不可能进化。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以及工资奴隶社会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但是,坚持说铁蹄也是个必不可少的阶段,那是荒谬的。说得更正确一点,在今天,我们认为它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走了一步歪路,或者倒退了一步,回到那几个把古代世界搞成活地狱的暴虐政权的时期去了,然而这些暴虐政权是必要的,铁蹄却是不必要的。

封建社会尽管黑暗,它的来临却是不可避免的。罗马帝国这个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政府机器一崩溃,接着而来的不是封建社会,又可能是什么呢?铁蹄可不是这么回事。在有规律的社会进化过程中,它是没有地位的。它是不必要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将永远是历史上的一个大奇迹——一个狂想,一个幻象,一个魔影,一个出人意料而梦想不到的东西;并且它可以被用作对今天的那些振振有词地谈论着社会进化过程的轻率的政治理论家的一个警告。

当时的社会学家们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顶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熟的果实。我们在今天不禁拍手赞美这个看法。即使像赫勃特·斯宾塞^①那么睿智而持有相反意见的巨人也这么相信:接着资本主义而来的准是社会主义。人们相信,在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腐朽的尸体上,将会开出时代的奇葩:大同世界。使现在回

^① 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是一个决定论的进化论者,认为进化是纯客观的,不受任何主观影响,因此他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上不同的。杰克·伦敦的思想曾相当受他的影响。——译者

顾过去的我们以及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同样惊心动魄的是：熟极而烂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结出的果实竟是那个可怕的衍生物：寡头政权。

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对寡头政权的崛起事先没有料到。等到它料到的时候，寡头政权已经登场了——一个立足在血泊中的事实，一个巨大而惊人的现实。再说，埃弗哈德手稿会使你明白，即使在当时，人们也根本不以为铁蹄会延续多久。革命者们的看法是：只消短短几年就可以把它推翻。不错，他们也认识到那场“农民暴动”是事前没有计划的，而“一次革命”是时机没成熟就发动的；可是他们绝对认识不到，那次计划既周全、时机又成熟的“二次革命”竟会同样的一事无成，并且遭到了更可怕的惩罚。

很明显的，爱薇丝·埃弗哈德是在“二次革命”的准备阶段的最后几天里完成她这部手稿的；因此“二次革命”惨痛的结局一个字也没有提。她显然想等铁蹄一推翻，就马上出版这部手稿，这样，她的才死不久的丈夫就可以得到因他在生前所冒险从事和完成的所有事业而应得的全部荣誉。接着来的是“二次革命”骇人听闻的被镇压，因此极可能在这危险关头，在她逃亡或给雇佣军抓去以前，她把手稿藏在延龄草小舍的那株空心的橡树中。

关于爱薇丝·埃弗哈德，就此没有下文了。毫无疑问，她是被雇佣军处决的；然而，众所周知，铁蹄对这种处决是不保留任何记录的。但是，即使在她藏起了手稿、准备逃亡的时候，她怎能想到“二次革命”的崩溃会是多么可怕。她怎能想到接下来的那三个世纪的迂回曲折的社会进化过程会激发一场“三次革命”、一场“四次革命”以及许许多多场革命，而每一场都给淹死在一片血海中，直到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终于占了上风。她也怎能想到，这份她对欧内斯特·埃弗哈德的爱情的献礼竟会在延龄草小舍那株古老的橡树中没人打扰地安眠了七个漫长的世纪。

安东尼·梅瑞狄斯。

阿狄斯，

“大同世界”四一九年十一月廿七日。

目 录

译本序	1
序诗	1
前言	1
第一章 我的鹰	1
第二章 挑战	16
第三章 杰克逊的胳膊	31
第四章 机器的奴隶	42
第五章 好学者俱乐部的会员们	50
第六章 阴影微现	68
第七章 主教的幻象	75
第八章 机器破坏者	82
第九章 梦想的数学根据	97
第十章 漩涡	111
第十一章 大冒险	120
第十二章 主教	128
第十三章 总罢工	138

第十四章	结局的开端·····	146
第十五章	末日·····	154
第十六章	结局·····	160
第十七章	猩红色的号衣·····	169
第十八章	隐居在松诺玛山中·····	176
第十九章	脱胎换骨·····	184
第二十章	一个失踪的寡头阶级分子·····	192
第二十一章	咆哮的深渊中的野兽·····	199
第二十二章	芝加哥公社·····	205
第二十三章	深渊中的人民·····	217
第二十四章	梦魇·····	229
第二十五章	恐怖主义者·····	235

第一章 我的鹰

柔和的夏风吹拂着红木林，野水河潺潺地在满布青苔的石块上激溅出悦耳的音调。蝴蝶在阳光中飞舞，到处是一片蜜蜂的懒洋洋的嗡嗡声。这里是这么静寂、和平，我坐在这里，沉思、心神不定。正是这静寂使我心神不定。这好像是不真实的。整个世界是静寂的，但这是大风暴前的静寂。我竖起了耳朵，把我的一切感官全神贯注在那场即将来临的大风暴的征兆上。唉，但愿不要尚未成熟就发动啊！但愿不要尚未成熟就发动啊！^①

我的心神不定是不足为奇的。我想了又想，我不可能不想。我过惯了那么久的如火如荼的生活，以致这份和平和静寂把我压得气都透不过来，我忍不住老是默想着那场即将爆发的死亡和毁灭的疯狂大祸。我的耳中充满了挨打者的呼号；我能够看到（正像我过去曾经看到过的^②）那些可爱、美丽的肉体被弄得血肉模糊，看到那些灵魂从崇高的肉体中给强暴地拉扯出来，投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怜的人类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不惜通过大屠杀和大毁灭来把持久和平和幸福带到大地上。

再说，我很寂寞。我一不想那即将来临的事情，马上就想起那已经过去了的而现在不再有的——我的鹰，他不倦的双翅拍